

欽定五代史

十卷
五三二

五代史卷二十七

宋

歐

陽

脩

撰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

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卽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

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
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
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
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
關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
贇爲進奏官明宗卽位卽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
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
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竝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
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
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

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
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
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
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
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
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
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
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見婦君之女也其以
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
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

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
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
祖卽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
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
房嵩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卽位徙廢帝爲北京留
中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
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
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
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之嘗引

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嵩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嵩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嵩

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
降于帝帝入京師卽位之日受冊明宗樞前冊曰維應
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鬻曰張濛神言
豈不驗哉由是鬻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旣立
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鬻爲宣徽北院使延朗
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鬻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
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
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鬻
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

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炙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塘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塘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

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
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
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
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
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
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
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敬塘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
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塘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
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

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荅詔曰宜以惡語抵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

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暲竝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暲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暲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

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嵐二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
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
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
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
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
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
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
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
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

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福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

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
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
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
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
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
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贇岳至義
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
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常
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
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

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卽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劔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

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

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

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柰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卽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

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
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
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
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
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
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
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
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
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也已
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遣秦王金裝

胡鞅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
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
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
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
侍中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
走歸國於節未虧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
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
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傳

五代史卷二十七

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朱弘昭傳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一
本脫起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五代史卷二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卽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尙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

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孜皆坐死尙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閣門

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踣羈
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
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
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
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
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
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
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
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
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

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佗
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
士莊宗崩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
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
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尙在不俟改命遽履新
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
說坐與隣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溱州刺史
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
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
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

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卽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咸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尙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爲尙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鹽鐵

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卽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

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尙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

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圍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
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
昭討之嗣昭戰歿圍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
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圍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
之圍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圍曰城中兵食俱盡
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
生路圍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
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欵誠以
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
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圍其言不欺

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圖工部尙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圖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圖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圖多所違異初圖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圖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圖謀隱其公解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

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
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參
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
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
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
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
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
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
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

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
重誨以爲然侂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卽以協對圓
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
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
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
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
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
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
與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

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

過園園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卽位贈園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為兵鳳懼因髡爲僧依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山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

鑾學士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
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
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
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
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
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
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
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
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
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

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
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
部侍郎因譏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
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
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
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
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
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
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
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

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卽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
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
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
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
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
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
以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
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
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
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

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祕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隣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卽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詎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

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卽斬
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
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
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
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
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
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
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
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
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

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箠投
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
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
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推鹽判官後去之晉晉
王以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
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
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辨麗梁
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
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

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卽位贈襲吉禮部尙書汝弼兵部尙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沉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卽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

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
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
都以鞠場爲卽位壇於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
漢鄯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
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
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
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
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
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佞史彥瓊曰我與羣臣
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

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宗韜伐蜀
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
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尙可改作一方之
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
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
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
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
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
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
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

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
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
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
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
之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
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
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
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
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

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
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
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
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
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
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
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
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
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

推官莊宗卽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
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
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
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
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
甫矢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
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
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
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
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

凌奪有力者勝凡畧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
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
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
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
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
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
殺人而說與隣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
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
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
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

王在身卷二十六
何
一四一

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

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
趙巖巡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
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
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
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卽請贊
乃拜贊祕書監爲秦王傳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
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
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令賓客作文
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彊有不
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

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詔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卽白衣駕驢以

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竄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踈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

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
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
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
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
恨而卒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任園傳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監
本宦訛宮又脫者選二字今從閣本增正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二十九

宋

歐

陽

脩

撰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

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內

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
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
徙鎮晉昌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
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
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
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
度寢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
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
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
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旣

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
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均李崧皆以
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踈
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
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
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
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
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
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
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

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母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

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
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
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
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
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
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
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
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
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

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卽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

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累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

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

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

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

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
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
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
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大原召契丹爲援契
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
事巒卽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
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
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

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卽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繆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

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
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
亂卽投井死而令温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
温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温瀛
州河間人也王合温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
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
投井死其死不足
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桑維翰傳維翰之力也○監本闕翰字今增入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五代史卷三十

宋

歐

陽

脩

撰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
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
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
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
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
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
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

五什身卷三十一 傳
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
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已
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
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
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
鬻官謗者謹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
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
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
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

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
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囊裝
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
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
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
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崧
歎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
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
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
或謂逢吉日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恡以

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
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
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
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
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
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
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
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
絹爲喪服武氏未碁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
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杖殺

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

母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卽以逢吉權知樞
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
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
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
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
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
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
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梁
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

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霍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

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

一作受

顧命隱帝時河中

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

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咎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

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劔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閩晉卿坐次弘

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
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
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
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
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
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
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
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
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
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

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
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
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
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
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
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
右都押衙高祖卽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
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
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

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

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

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卽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
隱帝卽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
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
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
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爲省
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
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
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
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
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

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爲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卽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

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儻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

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卽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卽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

禳除之法延父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
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
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
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
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爲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
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
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
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
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
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瀘

五代史卷三十一
傳
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太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卽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

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
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
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
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己任周
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
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
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
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
旦隱帝遇弑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

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卽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畚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

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卷三十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蘇逢吉傳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南本無義字

崧欵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逢吉時爲中書此云獄中上書當作獄上中書爲是

劉銖傳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儻兒矣○鶴林玉露僂儻俗言猾也唐書作婁羅見回紇傳華言婁羅蓋聰明才敏之意北史作樓羅見王昕傳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亦作樓羅張思均質狀小而精悍太

宗嘗稱其樓羅是也

太祖入京師銖見執○

臣文清

按通鑑考異則謂周祖

以太后意令收銖下獄與此小異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五代史卷三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

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
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
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
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
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
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
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
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
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
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

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
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
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
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
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
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
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
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
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
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

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
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
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
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
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
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
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卽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
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
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八使作爲
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

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歷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

欽天歷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

宗臨其喪以王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卽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竒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

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
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
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
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
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
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
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
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
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

寶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
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
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
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
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
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
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
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

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

五代史卷三十一
傳
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卷三十一

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王樸傳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顧炎武云唐時刑部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故稱刑曹爲比部郎中後改爲司計大夫又改比部爲司計今四曹改爲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

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臣文清按劉友益綱目

書法云漢周開封多以子弟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樸以諫議大夫領焉參書法此條方見此舉之善

以王鉞叩地○王一本作玉

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三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

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

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泐河

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棧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楫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

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

至遼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
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
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
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
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
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
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
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
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
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
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
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
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
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
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
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
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
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

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

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泚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泚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泚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

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欵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

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
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
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
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
賜莊宅各一區李景闡仁瞻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
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
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
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
其死哉仁瞻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

五代史卷三十二
平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卷三十二考證

王彥章傳趙巖等日夜毀之乃罷彥章彥章馳至京師
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敬
勒還第○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趙張與彥章動
相違戾潛伺彥章過失以聞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
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與
此異

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三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

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宋守殿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

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

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爲
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
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
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
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
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
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
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
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
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

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
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
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
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
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
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
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
校後奔于晉爲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
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

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
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
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
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
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
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
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
荆南以魯奇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
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
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吳蠻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
食盡力窮而刎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爲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厠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柰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疔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封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

奔晉以爲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莘遣思同築壘楊
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
爲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
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
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
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
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
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
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
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

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紘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路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

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

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謀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

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千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鞞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

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
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
里濶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
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
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
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
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
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
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
遠卽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

收葬之

本紀責其不諫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

也然已雖不屈而諷人

降賊故不得爲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爲淄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宸都

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没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

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
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
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
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
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
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
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
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
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
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

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

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
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旣惜彥超
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
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
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
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
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
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
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

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
李昇方纂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
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
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
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
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
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
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
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
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

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

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
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永陵者昇墓
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
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
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
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
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
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
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
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

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旣死
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
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
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卷三十三

五代史卷三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絜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

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

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邀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邀故世行其字邀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邀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邀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邀與李振故善振後

事梁貴顯欲以祿邀邀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邀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邀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卽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邀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邀

好飲酒奕棊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邀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

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
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
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
帝卽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
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
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
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
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
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

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
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
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爲寃福贊終不自
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
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
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
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
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
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

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
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閤閣一丈二尺烏頭二
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
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
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
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
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卷三十四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鄭遨傳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臣宗萬按明

宗紀曾祖敖諡曰孝質廟號毅祖則遨當作敖

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五代史卷三十五

宋

歐

陽

修

撰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

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

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

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

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

轅大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

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

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

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
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
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
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
旣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獐獍趨利賣
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
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
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
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
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
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
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畧使策
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
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
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
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
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

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
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
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
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
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
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
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
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
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
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
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
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卽位起爲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卽其家拜太保
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
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中尉

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趨哀帝遜位太祖卽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

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淖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卽受禪明年梁太祖卽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子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

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卽位置酒立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卽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

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位晉王之
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
廡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爲
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卽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爲
尚書員外郎明宗卽位大臣欲理其駁諡之罪以憂死
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爲
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
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
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

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
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
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
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
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
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
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
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

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子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

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
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
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
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
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
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
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
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
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悵
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

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五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蘇循傳後論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一
本無求其一二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